



KING RAT



鼠王

[英] 柴纳·米耶维 / 著 姚向辉 / 译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CHINA MIEVILLE

KING RAT 鼠王



[英] 柴纳·米耶维 / 著 姚向辉 / 译

KING RAT

By CHINA MIEVILLE

Copyright © 1998 by CHINA MIEVILLE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MARSH AGENCY LTD
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2017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贸核渝字 (2016) 第052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鼠王 / (英) 柴纳·米耶维著; 姚向辉译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7. 6

书名原文: king rat

ISBN 978-7-229-12053-5

I. ①鼠… II. ①柴… ②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
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41163号

鼠王

SHU WANG

[英] 柴纳·米耶维 著 姚向辉 译

责任编辑: 肖 飒 唐 凌

装帧设计: 抹茶、谢颖设计工作室

封面绘画: 抹茶

责任校对: 刘小燕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: 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制版

重庆市豪森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15206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9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: 9.25 字数: 260千

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12053-5

定价: 52.80元

如有印装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独角兽书系



献给麦克斯



致谢

感谢每一位在早期阶段阅读此书的人。所有的爱和谢意献给我的母亲克劳迪娅,谢谢她一直以来的支持。还有我的姐姐杰迈玛,谢谢她的建议和反馈。

深深的爱和感激献给艾玛,为了一切。

我衷心感谢麦克斯·薛弗,他给了我无比珍贵的批评意见,花费多个小时辅导我文字处理软件,以及在一年大体虚掷的时间中赐我伟大友情。

我无论如何也道不尽我对米琪·切汉姆的谢意。得到她的帮助实属我三生有幸。还要感谢麦克米兰的诸君,特别是我的编辑彼得·拉维利。

我还应该提及许多作家和艺术家,但特别要向“二指”和詹姆斯·T. 柯克献上敬意,他们是小说《丛林人》的作者。他们是开路先锋。同样要向伊恩·辛克莱尔致以诚挚谢意,他慷慨地允许本人保留了不慎从他那里窃取的某个比喻。杰克·皮利奇安将“鼓打贝司”音乐介绍给我,改变了我的人生。向所有制作过“鼓打贝司”的DJ及其组员致以敬意。特别要向“一个名叫杰

KING RAT

拉德的家伙”^①表示敬畏和感谢,为的是壮美绝伦的《格洛克》:已经有了几年历史,但却拥有曾经录制成碟的最了不起、最厚重的丛林游击贝司线。重播吧。

① 一个名叫杰拉德的家伙(A Guy Called Gerald):英国著名音乐家、制作人和DJ杰拉德·辛普森(Gerald Simpson)的艺名,《格洛克》(Gloc)是他在1993年发行的混音单曲,本书出版于1998年。

伦敦随想曲

——Tek 9^①

我可以挤过建筑物之间你看不见的缝隙。我可以贴着你背后走路，近得能让我的呼吸在你脖颈上激起鸡皮疙瘩，但你依然听不到我的声息。我可以听见你瞳孔扩张时眼内肌肉的收缩声响。我可以靠你的垃圾过活，住在你的家里，睡在你的床底下，但只要我不想让你知道，你就永远也不会知道。

我爬到街道之上。这座城市的所有维度都向我开放。你们的墙壁是我的墙壁，是我的天花板，是我的地板。

疾风抽打我的大衣，声音仿佛刮过电线。我攀上屋顶，游走于烟囱矮林之间，手臂上有成百上千条擦痕在触电般地刺痒。今夜我有事情要干。

我如水银流动般溜过屋顶边缘，沿着排水管滑向十几米下的后巷。灯光浓黑如墨，我悄然穿过一堆堆垃圾，破开阴沟的铅封，毫无声息地拉开街面上的窨井盖。

现在我置身于黑暗中了，但我依然看得清楚。我可以听见流水涌过管道时的咆哮声。你们的粪便淹到我的腰际，我能感觉到粪便在推动我的身体，我能闻到粪便的气味。在这些通道之中，我知道自己的路该怎么走。

^① Tek 9: 英国音乐人，《伦敦随想曲》(A London Sometin')是他的作品名称。

KING RAT

我向北而去，我融入水流，我蹚水而行，我攀附着墙壁和天花板前进。活物或快步跑开或蠕动蛇行，为我让出出路。我在阴冷潮湿的廊道中迂回前进，没有踌躇的时候。雨下得断断续续、犹犹豫豫，但伦敦的流水今夜似乎都在渴望抵达终点。地下的砖壁河流波涛汹涌。我潜入水下，在让我腻歪的黑暗中游泳，直到必须露头的时候方才从幽深处升至地面，我滴着水，再次无声无息地行走在水行道上。

耸立于面前的红砖建筑就是我的终点。四下里有些方形窗户透出灯光，打破了庞然大物身上的黑暗。房檐阴影下有个窗口在微微发亮，吸引了我的注意力。我骑跨在大楼的转角上，一路优哉游哉地爬了上去。现在我放慢了速度。电视机的声音和食物的香味飘出那个窗口，现在我够得到窗口了，现在我用我的长尾巴敲打玻璃，抓挠窗户，声音仿佛来自鸽子或小树枝，能挑起人的好奇心，是个诱饵。

目录

致谢·····001
伦敦随想曲·····001

PART 1

【玻璃】

第一章·····003
第二章·····012
第三章·····022
第四章·····031

PART 2

【新城】

第五章·····043
第六章·····052
第七章·····061
第八章·····066

PART 3

音韵课和历史课

第九章·····079
第十章·····086
第十一章·····096
第十二章·····104
第十三章·····117

PART 4

【鲜血】

第十四章·····127
第十五章·····134
第十六章·····142
第十七章·····150
第十八章·····157
第十九章·····163

PART 5

【精神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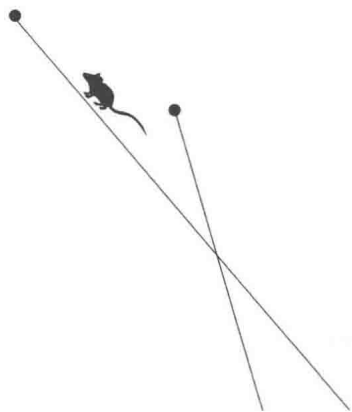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章·····179
第二十一章·····190
第二十二章·····197
第二十三章·····208
第二十四章·····217
第二十五章·····226

PART 6

【丛林惊骇】

第二十六章·····241
第二十七章·····271
尾声·····279

PART 1
【玻璃】



第一章

进入伦敦的列车仿佛船舶驶过屋顶。塔式高楼宛如长颈海兽伸向天空，大型储气罐像鲸鱼般在肮脏的矮楼间沉沦，列车就穿行在它们中间。脚下的大海是成排的小铺子、没名气的连锁商店和墙面油漆已经剥落的小餐馆，还有挤在高架轨道底下做生意的小贩。五颜六色、盘旋扭曲的涂鸦布满了每面墙壁。建筑物顶层的窗户靠得非常近，乘客可以隔窗窥视一间间裸露的办公室和店铺的储物柜。他们能看清墙上商用日历和海报的线条轮廓。

伦敦的韵律在这里奏响，在这片蔓生于城郊和市中心之间的萧条地带奏响。

街道逐渐变宽，商店和餐厅的名字越来越熟悉。主干道越来越繁华，交通越来越拥挤。城市也逐渐升高，与铁轨交汇。

十月末的一天，一列火车正驶向国王十字火车站。列车经过北伦敦的偏僻地段，两侧望出去毫无遮拦，到了接近霍洛威路的地方，底下的城市开始变高。列车隆隆驶过，下面的人们熟视无睹，只有孩子抬头观望，几个年纪最小的举着手指指点点。快要接近车站的时候，列车滑到了屋顶高度之下。

KING RAT

车厢里有几个人正看着砖墙在两旁慢慢升高。天空消失在了窗户之上。一群鸽子从铁轨旁的隐蔽地方起飞，转了个圈，向东方而去。

那群鸽子扑棱的翅膀和躯体让车厢后部一个强壮的年轻人分了神。他始终在按捺冲动，不去直勾勾地瞪着对面的女人看。那女人的头发很浓密，用过蓬松剂^①，紧密的卷发梳开了之后，如一条条小蛇般蜷缩在头上。鸟儿飞过车窗的时候，男人不再偷偷摸摸地打量对方，伸手拢了拢自己的平头。

列车已经低于房屋了。它蜿蜒穿过城市里的这条深沟，仿佛多年的行车已经磨掉了轨道下的混凝土。绍尔·杰拉蒙德又瞥了一眼坐在对面的那个女人，然后将注意力投向窗外。车厢里的灯光把窗户变成了镜子，他凝视着自己，脸色阴沉。他的面孔背后是一层隐约可见的砖墙，砖墙背后则是铁轨两边如悬崖般耸立的房屋的地下室。

绍尔离城不过几天时间而已。

每一下“哐当”声都将他带得离家更近一些。他闭上了眼睛。

窗外，随着车站越来越远，容纳铁轨的裂隙也宽阔起来。两边墙壁上每隔一段就有一个黑黢黢的凹室，这些小小的洞穴有一米深，里头填满了垃圾。吊架的剪影贯通天际。裹着列车的墙壁渐渐分开，一条条轨道呈扇形展开，列车放慢速度，徐徐驶入国王十字火车站。

乘客纷纷起身。绍尔背起包，拖着步子走出车厢。冰冷的空气向上延伸，直达壮观的拱顶天花板。寒冷让他有些猝不及防。绍尔快步穿过建筑物和人堆，在三五成群的行人中蜿蜒前行。他有地方要去。他走向地铁。

他能够感觉到周围的人口有多么稠密。在萨福克郡海边的帐篷里逍遥了几天之后，忽然有一千万人离自己这么近，这分重量甚至让空气都震颤起来了。地铁里满是炫目的色彩和赤裸的肌肤，人们正在赶往不同的俱乐部和派对。

父亲多半正在等他。父亲知道绍尔要回来，肯定会想办法欢迎绍尔，他不会像平时那样去俱乐部消磨晚间时光，而是在家迎接儿子。绍尔这会儿

^① 蓬松剂(relaxer):用在紧密卷曲的头发上,放松卷发的化学药剂。

已经在为此怨恨父亲了。尽管他觉得自己不够圆滑而且铁石心肠，但他更厌恶父亲这种试图与他交流的笨拙行为。父子两人互相躲避的时候他还比较高兴。不讲礼数很轻松，也更真诚。

地铁冲出银禧线的隧道时，天已经黑了。绍尔知道路线。黑暗将芬奇利路背后的瓦砾堆变成了阴暗的无主之地，但绍尔不需要看见也能在脑子里补全细节，甚至连签名和涂鸦本身都一清二楚。焚化炉，奈克斯，昏迷^①。他知道那些手握荧光笔的勇敢的小小反叛分子都叫什么名字，也知道他们在哪里出没。

高蒙电影院这幢雄伟的塔楼在左边直入天际，处于吉本高路这些折扣百货店和临时围篱之间，塔楼简直像个怪异的极权主义纪念碑。绍尔隔着车窗就能感觉到寒冷，靠近韦利斯登交汇站的时候，他紧了紧身上的大衣。乘客已经稀少起来。绍尔下车时车厢里只剩下了寥寥几人。

走出车站，他冷得缩肩驼背。空气中有淡淡的烟味，来自附近燃起的篝火，有人正在清理他的园地。绍尔开始走下山丘，朝图书馆而去。

他在一家外带餐馆停了停，然后带着食物边走边吃，他走得很慢，免得把酱油和蔬菜洒在自己身上。太阳已经落山，这可真是遗憾。韦利斯登的日落场景非常的引人入胜。在今天这种云朵稀少的日子里，韦利斯登低矮的天际线使得阳光能够遍洒街道，落进最不容易见光的缝隙；阳光在相互面对的窗户之间永无止境地来回反射，被投往各个难以想象的方向；成排的砖块泛起红光，仿佛从内部燃烧了起来。

绍尔拐进小巷。他顶着寒冷左拐右拐，父亲的住所最后终于矗立在了面前。泰拉贡公寓是一幢丑陋的维多利亚式大楼，又矮又胖，十分鄙俗。门前的所谓花园是一条肮脏的植物生长区，经常造访的唯有犬类。他的父亲住在最顶层。绍尔抬头望去，看见灯亮着。他爬上楼前的台阶，径自推门进去，瞥了几眼两边黑暗的灌木丛。

他没有坐装有金属格门的宽敞电梯，他不想让吱吱嘎嘎的响声替自己

^① 原文 Burner, nax, coma, 均系带有涂鸦者签名风格的名字。

通报。绍尔蹑手蹑脚地从楼梯走了上去，轻轻推开父亲家的房门。

房间里冷如冰窟。

绍尔站在门厅里侧耳倾听。他能听见客厅的门背后传来的电视声响。他等了一会儿，但父亲没有出声。绍尔打了个寒战，迅速地环顾了四周。

他知道他应该进去，应该唤醒睡着了的父亲，他甚至走到了客厅的门口。但他还是停了下来，看向自己的房间。

他厌恶地嘲笑着自己，但还是蹑手蹑脚地走向了自己的房间。

明天早晨再道歉好了。老爸，我以为你在睡觉，都听见你打呼噜的声音了。我回来的时候喝醉了，一头栽倒在床上。我太疲惫了，反正也没法陪你聊天。他竖起一只耳朵，但听见的只是父亲特别喜欢的某个深夜谈话节目，那自负的说话声有些发闷。绍尔转身悄悄钻进自己的房间。

睡眠来得轻而易举。绍尔梦到了寒冷，半夜醒来一次，把羽绒被裹得更紧了。他梦到了砰然巨响，沉重刺耳的敲打声，将他扯出了梦境，他意识到那声音是真实存在的。肾上腺素瞬时流遍全身，让他战栗起来。他跳下床，颤抖的心脏都快跳出来了。

房间里冷如冰窟。有人在拼命地砸前门。

刺耳的撞击声一刻不停，吓坏了他。他在发抖，晕头转向。天还没亮。绍尔看了一眼钟表。刚过六点。他跌跌撞撞地走进门厅。嘭嘭嘭的可怕巨响接连不断，他还听见了叫喊声，但隔着门听不清究竟在喊些什么。

他挣扎着穿上衬衫，叫道：“是谁？”

砸门声没有停下。他又喊了一声，这次有个声音压倒了外面的喧闹。

“警察！”

绍尔拼命想让头脑清醒过来。他突然想到了藏在抽屉里的一小堆毒品，猛地恐慌起来，但这想法很荒谬。他又不是毒品大亨，谁会浪费时间在黎明时分突袭他的住处呢？他伸手去开门，心脏狂跳不止。他又想到应该检查一下他们是否真是警察，但却为时已晚。门砰然打开，将他撞倒在地，人如潮水般涌进这套公寓。

在他周围挤满了蓝色的裤腿和沉重的靴子。绍尔被人揪了起来。他胡乱地捶打着那些入侵者。愤怒压过了他的恐惧。他想喊叫,但有人在他肚子上狠揍了一拳,打得他弯下腰去。混杂在一起的声音从四面八方包围了他,他听不懂其中的含义。

“……冷得跟龟孙子似的……”

“……趾高气扬的小混蛋……”

“……他妈的,你看看玻璃……”

“……这是他的儿子,还是什么人? 他妈的,肯定是……像只风筝似的从高处……”

在这些谈话声之外,他还能听见天气预报的声音,是早餐时间的电视播音员,语调兴高采烈。绍尔使出浑身力气,转身面对紧紧抓住他的那些人。

“他妈的究竟怎么了?”他急切地说。那些人没有回答,而是将他推进了客厅。

客厅里站满警察,绍尔的视线却径直穿过了他们。他首先看见的是电视机:身穿浅色套装的女士在提醒他,今天又是个大冷天。沙发上有一盘冻住了的通心粉,地板上是半杯喝过的啤酒。阵阵寒风迎面扑来,他抬头看见了窗户,视线从外面的房屋上一扫而过。窗帘夸张地翻腾着。他看见地上散落着尖利的碎玻璃。除了边缘处的几块小残片外,窗框上的玻璃都不见了。

绍尔害怕得瘫软下去,他拼命想拖着身躯走向窗口。

一个穿便装的瘦子转过来,看见了他。

“快带到局里去。”他对抓着绍尔的人喊道。

绍尔被推着转了个身。房间像旋转木马般在周围转圈,几排书籍和父亲的小照片从眼前掠过。他拼命想转过身去。

“爸爸!”他喊道,“爸爸!”

那些人轻而易举地把他拖出了公寓。一扇扇门扉底下泻出的灯光打破了走廊里的黑暗。被推搡着走向电梯的时候,绍尔看见了一张张不明所以